

變調

張曦娜



草根書室

草根叢書16

變調

張曦娜

草 根 書 室

草根丛书 16 变 调

作 者：张曦娜

封面设计：林 莹

出 版：草根书室

GRASSROOTS BOOK ROOM

45, Jalan Mutiara #11-49

Singapore 1024.

发 行：草根书室

承 印：七洋出版社

定 价：S \$ 5.40 M \$ 6.80

出版日期：1989年12月

再版日期：1990年3月

ISBN: 9971-999-14-5

版权所有 * 不准翻印

目录

- 1 遣悲怀——代序
- 8 入世记
- 46 都市阴霾
- 80 变调
- 105 乌节灯火
- 129 附录

遣悲怀 —— 代序

一、浮生若梦

那天和寻常日子没什么两样，入夜后返抵家门，勿洛新镇已亮起万家灯火，掏出钥匙打开大门时，门内的小弟却说，您生病看医生去了。霎时间心里掠过一阵疑惑、惶恐和不安；您一向硬朗，从不爱看医生，伤风感冒更是任它自生自灭。早上出门时，犹见您捻了根烟在厅里看报，脸上是一贯的肃然，一切是那么如常，这一刻又怎会病得上门求医呢？

不祥的感觉一再涌上心头，心里却告诉自己不要胡乱揣测。您回来时，我只觉得您仿佛在半天内憔悴下来。您告诉我们说是心绞痛，医生已配了止痛药，可恨的是那误人的庸医，竟没诊断出您是患了严重的血管阻塞，以至延医误事，枉断了性命。

如果当时您找对了医生，得到及时医疗，一切能否改变过来？您是否能多活几年？不至走得那么匆遽？每一次想及此，心痛加上不甘，久久无法释然。

当时大家都以为您服了药后，病情大概会有起色，没想到子夜未过，您房里砰然一声传来巨响，我们悚然

心惊，冲进房间时，您已倒地不醒。

骤然间死亡的阴影排山倒海而来，我们在惊慌凄伤中乱成一团，除了等候姗姗来迟的救伤车，竟不知道如何进行抢救。

做梦也不曾想到，救护人员抵步时，竟是告诉我们您已回魂乏术，我们在惊骇中号啕大哭，霎时间简直无力承受这个残酷的事实。

一切恍如恶梦，短短几小时内阴阳两隔，咫尺天涯，叫我们如何经受这一记晴天霹雳？

那一夜是怎么过的，我已然许久不曾回想，当我将沾满涕泪的脸颊，贴紧在您逐渐僵硬的脸上和胸膛上，久久，久久不肯移开时，只觉得满心凄惶，天地变色。我们一声比一声嘶哑的哀唤您，您的身子却一阵比一阵冷硬，您已越走越远，不肯回应我们，再也不愿回应我们了。

上天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在那一刻，我真的感受到生命是一场骗局，是个幻觉，而“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”？

您走后这些年，无数个思念您的晚上，只想提笔哀悼您，多少次提笔，多少次在泪眼模糊中戚然掷笔。

在我们的心目中，您一直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父亲，年少的时候，我们敬畏您，绝少向您撒娇使性，年长后跋涉世局，又陷溺在劳劳碌碌的生活模式中，终日营营役役，栖栖惶惶，从来不知体贴亲恩，不懂得承欢膝下，更不用说晨昏定省。

许多年来，我们父女的距离是那么疏远，又几曾有

什么亲昵的亲情表达呢？您走后，每一次凄然的想及此，都忍不住潸然泪下，只觉得那是人生无法弥补的憾事。

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，生命的无常，人生的无奈，原来是由不得我们逞强好胜。您走后，我仿佛体悟到悲欢离合的无情，都说人生遇合纯属机缘，机缘一过，一切烟消云散，再回顾亦属惘然。即令父女亲缘，又何独不然。

好几次我真想告诉您，我好想您，以最直接、最不舍蓄的方式告诉您，然而叫我如何去说？怎么去说呢？如果人死后，灵魂犹在，您是否会感应我千丝万缕，无以言说的愁绪和追思？或者您已在一个无痴无嗔的世界里，再也不愿为人间的七情所动？

二、啼魄一天涯

在您的一生里，上天不曾厚待您，在我们成长的岁月里，我们生活最苦，您生性倔强耿直，一生忠于自己，不愿作假与欺诈，更不爱攀权附贵，年轻时共过患难的朋友发达了，您宁可疏远他们，也不愿趋炎附势。

当年与老板争执后，您一怒之下愤然离职，好多年都不愿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。自我们懂事以来，您总是自己经营生意。然而，父亲，您实在不是做生意的人选，您不懂钻营，也不屑钻营，您秉性倔而心肠软，单是在催帐、收帐上您已吃了不少亏，象您这样的人，又如何在利字当头的生意场立足？

其实您是个很有才华的人，许多认识您的人，都知

道您涉猎甚广。我始终未曾问您，从小失学的您，是经过怎么样的自学苦修，才能掌握那么好的方块字。

第一次在神户接到您的信，才猛然发觉，自己的父亲原来写得一手生动优美的文字。

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开始似懂非懂的翻阅您年轻时购置的藏书，至今回想起来，才知道那一本本泛黄的《骆驼祥子》、《茵梦湖》、《窄门》、《珍珠米》……对我有多大的影响，因为您的书，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爱书，也因而和文字结缘。

以世俗的眼光看来，您也许仅是寻常巷陌里的一介小民，然而，什么是卑微？什么是崇高？什么是伟大？什么是渺小？岸然的道貌与华丽的锦衣下，不是时常掩藏者卑微而丑陋的灵魂？如果我们都不盲目崇拜权贵与富贵，这世界是不是会减少一点虚伪？

您在20年代生长在福建一个贫穷的农村，作为一个受苦受难的民族的儿女，您不幸在苦难的时代里，成为被放逐与被遗弃的一代，您从小失亲、失学，在稍解人事的少年时代，就得离乡飘泊，开始浪迹天涯的岁月。您的一生透着时代与民族的悲剧，您那一代人的流离忧患，您不幸都尝尽了。

也许我比兄弟姐妹都要了解您，您走后，我在您的房间里找到一沓您未写完的信，那些信，也许您写完后，也未必会寄出去，纯粹只是抒发内心的感怀，然而，您也许不知道的是，从您那字迹潦草的书信中，我是如何领悟到一个去国半个世纪的游子的情怀和沧桑。

这些年来，我一直珍藏着这些信，好几次灯下展读，

不觉怆然泪下，不能自己。

您在逝世之前，曾经和母亲结伴还乡，您在信里提及您当时的心情，是既沉重而又情怯的，去国四十八年，乡音未改，鬓毛已催，您何只老尽少年心？多年来您心中翻涌的甜酸苦辣，又岂是我们所能了解的？

回首当年在殖民地时代当殖民地人，在日本军人铁蹄下当贱民的日子，您无限唏嘘的慨叹您们那一代是无根的浮萍，是天涯的浪客，然而，您说，不管生活如何迫人，不管置身何处，您们那一代人眠思梦想的，是相隔千万里外的故亲戚友，您说，那绵绵不断的乡愁是剪不断、理还乱的。

1979年冬天，您寄了封长信到神户给我，您在那文字密密麻麻，长达三页的信笺里，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向自己的女儿忆述童年旧事。

您在信里忆起您的童年，您说童年的您最喜欢故乡的小阳春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可以看到枯枝满树的桃树上结满桃花，还有那少有的二度季的番石榴。

您形容冬天的福建是“芦花翻白燕子飞，枫叶红似火都给肃杀的秋风一扫而尽，飞舞遍天涯”，您那笔触轻淡的、不经意的描写，透着多少您点滴在心头、不曾与我们言说的思乡愁绪？

从故园返新后，您对故园的多灾、江山的多难，故人的多舛，不甚惋惜哀叹。最叫人戚然的，是您无限感伤的一句：“我们这一代人的爱国情操，到现在还没低落。”

这句话何只道尽了您终生的遗憾和怆然，那简直是

您们那一代的悲歌。然而，即令故园百孔千疮，您的希望是不死的，您的信虽然充满怨叹与感慨，却又处处充满憧憬与期许，那是游子对母亲的眷注，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感情。

多年前，读南宋诗人高观国的《浪淘沙》：

啼魄一天涯，怨入芳华；可怜零血染烟霞。记得西风秋露冷，曾挽司花。

明月满窗纱，倦客思家；故宫春事与谁赊？冉冉断魂招不得，翠冷红斜。

在强说愁的年纪里，是爱上词里的万般凄怨和感喟，今日重吟这首词，蓦然觉得，那竟是您的心境的最佳诠释。

呵，父亲，您对故里的那一份眷眷之情，又岂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理解的？如果说您们是失根的一代，那么，我们这一代又该如何言说，那一份无由言说的失落？

走在闹市里一条比一条喧哗的街道，盈耳是借来的语言，触目是仿制的文化，文化的假象。最叫人惊心的，是繁街里一群群擦身而过，一身缤纷，双眼茫然的街头少年，都说他们是明日的希望，可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希望在那里。

如果我们急于粉饰的，是满街虚肿的繁华，是花月春风，车水马龙，一旦繁花落尽，我们还剩下什么？

也许我们已无权抱怨，因为我们未曾争取，比起您们那一代，我们付出过多少？又付出过什么？许久以来，我们已学会筑起围墙，在墙里过着触地无声，无忧无喜，不敢怒也不敢言，恨不起也爱不起的日子，我们遗忘了

岁月，也遗忘了自己，在强装的欢颜与刻意的包装下，一迳浅浅的笑着。

也许我们的确富裕了，一座座光可鉴人、霓虹流丽的购物大厦，摩天酒店足资炫耀，20世纪的物质文明，无时无刻，无所不在。然而，父亲，比起您们那一代，我们富足了还是瘦损了？为什么我们偶一驻足，会有四顾茫然的感觉？

入世记

电话接通后，话筒里又传来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声音：“嗨，我是鄧碧仪，对不起，这是电话录音机，请您在讯号过后，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，我会尽快给您回电……”

握着话筒，听着讯号过后那一片死寂，我有一种失望得迹近丧气的感觉。足足一个礼拜了，自从鄧碧乐出事以后，我除了在太平间、光明山火化场匆匆和鄧碧仪打个招呼外，一直无法和她取得联系，更不要说和她深谈了。

鄧碧乐的丧事办完后，我几乎每一天都要拨上好几通电话，到鄧碧仪开设的乔依斯发廊、碧仪美容美发学院，好几次还驾着那辆向父亲借来的本田雅阁，在晚上十二点左右，到汤申路上段，鄧碧仪的居所按门铃。

然而，鄧碧仪仿佛在这个世界消失了，任我将门铃按哑，屋里始终没有反应，这几天来，不论我日找夜找，左等右等，还是无法找到她。

前两天，当我又来到乔依斯发廊，鄧碧仪的助手王

安妮竟然老实不客气的对我说道：“你老是找她干什么？出了这样的事，她那有心情和你谈，你们这些记者，真是的！”说后，再也不肯理睬我，兀自抓起梳子、剪刀和顾客修剪起头发。

挨了这当头一棒，我的确觉得脸上无光，我很想告诉她，我一再寻访鄯碧仪，并不纯粹因为公事，事实上，这三个星期，我刚好向报馆告了假，说起来，是以朋友的身分探访鄯碧仪。

然而就算我据实告诉王安妮，她是否会相信呢？我来得这么勤，又那么急于找鄯碧仪，以我的职业，谁会相信我不是存心挖掘新闻，而是因为朋友关系，纯粹想来慰问鄯碧仪。

当然，无可否认的，我也的确想知道鄯碧乐的死因，对于我来说，风华正茂的鄯碧乐的自杀，是一件不可思议，难以置信的事。这几天，我一直在想，鄯碧乐为什么要自杀呢？她还那么年轻，刚摘下鱼尾狮小姐的后冠，又正开始以她那特有的、冷艳中带着高贵的形象，走红时装界。她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，这样绝望的了结自己的一生呢？

从鄯碧乐跳楼的那一天开始，这些问题，一个接一个，一直在我脑子里纠缠不去。

自从调来意外新闻组以后，这半年来，我前后也采访了好几宗跳楼新闻。记得第一次采访这类新闻时，我就在出事的宏茂桥现场，目睹了一名身首异处，死状极其恐怖的死者。

当时，我简直触目心惊，第一个最直接的反应，就

是掩脸惊叫失声，然后哆嗦得站到老远老远。然而，我那人性最自然的反应，却被当时在场的同行，当作笑柄，目为“小姐作风”，在当时传为一个不小的笑话。

那名从二十楼跳下的死者，带给我心灵上的震撼实在太大大了。在我二十四年的生命里，他叫我第一次目睹了血淋淋、赤裸裸的现实人生，也使我因而困惑，不安了许久。

那时，只要脑子稍微空闲，我经常就要悲哀的想：一个人究竟是承受了怎样的不幸和打击，才会如此无可奈何的，以这样惨烈的方式，结束自己的一生？

这半年来，见过各种各样的惨死、恶死，看尽领尸房外，肝肠寸断，号啕大哭的死者亲属后，我发觉自己已经随着日复一日的采访工作逐渐麻木，再也不会因为采访到什么人间惨事，而将自己陷溺在沉悒、低调的心境里，久久无法开脱。

正当我以为，自己已练就一身刀枪不入的本领时，鄞碧乐的死，却再次使我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惶恐和不安里。当我在鄞碧乐跃下的地方，看到她血肉模糊的一张脸时，不自觉的在惊骇好一会后，暗自滚下几行泪。

鄞碧乐自杀的那一天，恰是我向报馆告假的前一天，那天之后，我将休假三个星期，告假的原因，说起来会叫许多人觉得莫名其妙，那是我突然对目前的生活方式，工作情况，感到极度厌倦和疲累，我觉得必须在这个时候，暂时停歇下来，好好想一想自己的问题。

至于我为什么郁闷不乐，那么无法投入目前的生活，我又说不上来，许多时候，我也不懂自己在做什么，能

做什么，又或者，追求些什么？坚持些什么？

有时候想想，觉得自己其实也不过是个眼高手低，自求多福，实质上缺乏担当和勇气的小知识分子。

我在1985年加入S报当新闻记者，这两年来，我希望过、努力过，也希望过、放弃过，直到现在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除了每天做好分内的事，每个月拿一份薪水，我什么也没做过。

我那当医生的大哥，不止一次，以并无恶意，却充满揶揄的口吻对我说：“你们现在这些新闻记者，根本不配称什么无冕王，什么时候看过你们仗义执言，针砭时弊，充当人民的喉舌？你们就会专门粉饰太平，锦上添花！”

每一次听到大哥这么说，很自然的，我会感到又羞又恼，然后以一大堆托词来说明，目前新闻从业员的无奈和局限，然而，事后细细思量，却又会对自己的未曾尽力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汗颜。

刚踏入S报的时候，我也曾经对新闻工作，抱着很大的理想和信念，当时我曾经认真的阅读《普立兹新闻奖获奖作品选》，也曾对历届获奖记者那种敬业乐业，为伸张正义，争取人权而出生入死的精神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曾几何时，入行不过两年，我已逐渐发现，理想与现实，原来有那么大的距离，这两年来，我究竟写过什么？又几曾怀抱着同情与关怀，作过有助于社会民生的报道？

在一种自己也不明所以的精神困扰下，这几个月我

也曾萌生过辞职的念头，可是，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生，在这个以英文为行政语文，华文逐渐丧失谋生功能的新加坡社会里，辞去华文记者的职位后，我又能做些什么？

两年前，我已经断绝了一份，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生所能担任的工作，现在，我断绝得起第二份吗？

我原本不是个活泼外向的女子，由于性格使然，其实，我喜欢教书工作远胜于新闻工作，三年前大学毕业后，我曾经申请进教育学院就读，成为合格教师后，还当过一年中学华文教师。

可惜第一年教书就带给我太大的打击和挫折，那时，我被分配到组屋区一间名不见经传的L中学教书，负责的班级，几乎都是教师敬而远之的“普通班”。

说来惭愧，在未踏入普通班之前，我对所谓的普通班根本没有真正的了解和认识，我只知道，普通班是1980年分流制度下的产物，所谓普通班，其实就是“三流班”的代名词。

第一天教书的时候，我做梦也不曾想到，我所教的学生，竟然是那么乱七八糟、目无尊长、不求上进的一群。我更没有想到，以后一年来，“普通班”三个字，竟成为我生活中的梦魇，它叫我天天生活在烦躁不安、情绪低落、不知何以自处的日子里。

我的那些学生，男的经常是怒发冲冠，刻意梳染的头发，不是用发胶、发油涂抹得如钢丝一般向上站，就是七零八落的向下梳，随意撇在长裤外的上衣，恣意的透着任性与吊儿郎当。

女学生呢，却经常以各种颜色来宣泄心中的不满与

不平，她们不是将原来乌亮亮的头发，刻意喷成咖啡色、灰蓝色与褐红色，就是将十根手指涂抹得五颜六色。

L中学一共有五班普通班，我分配到其中三班的华文课，自从当上他们的老师以后，我从来不曾看到他们出席，或全体安安静静坐在课室里听课。

上华文课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在桌子上公然摆着电视周刊、八卦杂志，或者干脆什么东西也不摆，就坐在那里做其春秋大梦。最气人的是，他们可以三几个人，你一言我一语的，在那儿嘻哈绝倒，根本无心向学，也不把我们这些做老师的放在眼里。

那时候，气昏了头，我经常会对着一班学生大声叱喝。有一次，在J班受了一肚子气出来，一到H班，又是满室喧哗，当时确实火冒三丈，一抬眼，却看到一个叫刘大喜，长相又黑又瘦的男生，公然把书包当枕头，伏在书桌上睡大觉。

也许是怒火攻心，我不知那来的气力，三步并着两步跑过去，一把揪他起来，想也没想，劈头就骂道：“你们这些垃圾，有书不读，有课不上，醉生梦死，不知死活，离开学校后，你们要后悔也太迟了！”

我连珠炮似的轰了一大串，怒火稍为平息，正想停下来，再好言相劝几句，谁知住了口，却看到大喜正以一双充满怨恨的眼睛静静瞪视着我，那眼神，说有多恨就有多恨，望着这对眼睛，我心里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，但是，在全班三十多对眼睛的注视下，我又岂能因此败下阵来？

“做什么？”我继续朝他咆哮：“你还以这种态度